


刘半农著：

半农杂文二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出版



半農雜文二集

劉半農遺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五 五 一付排
一九三五 七 一初版
— 1000

No. 363

號五八二一字密益查審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國會員委傳宣央中

每冊實價九角



生先農半劉者作



影留後最者作為 攝夏年三廿

半農雜文第二冊序

未曾提筆，不禁泫然！回憶去年五月間半農先生要到綏遠去調查方言，臨行前一日，他同白濰洲沈仲章幾位在北大語音樂律實驗室裏收拾應帶儀器雜物，我在一旁替想有沒有什麼忘掉帶。一會，見先生伏案忽忽寫了「半農雜文」四個字，向我說：「這四個字一時寫不好，將就用作雜文護葉上的題簽吧！封面，請斟酌代辦，但顏色勿要紅藍，因我最不喜歡書皮上有這兩種色。」

等先生抱病歸來，大家只顧得東奔西跑去覓大夫，第一冊這時雖已印就，也沒能拿去叫他看，那料，無逾五日即溘然逝去，嗚呼！

這第二冊稿，也是經先生親自編定好的，預備在第一冊出版後隨即繼續付排，——唉！在那時，大家的情緒是何等的悲哀，鬱邑，一時實無心理此，故遂捱延迄今。

關於編印這書種種要說的話，先生在第一冊自序裏已說得很明白，毋庸再贅，現在止把我個人讀了先生的文章以後，所能領會出的一二點說說：

一是「清趣」，無論長篇短幅，寫來都是那麼「清新」，那麼「帶風趣」，讀之無不令人趣來神往，甚至像那些專門討論語音樂律的文字，原不講究所謂辭采，算够乾枯寡味的了，可是經先生一寫，便也頓覺新鮮有味道。

一是「懇直」，不管屬於誇讚，屬於勸勉，屬於責斥，語語都是本諸至誠，出於坦率，決無什麼成見在胸，可是，就這樣，便有時因持論過直，容易開罪於人，但，又何必，且怎麼着才會見好於人呢？

這書出版，多承林語堂陶亢德兩先生幫忙，盛德可敬云。

廿四年四月十日受業商鴻遠謹識

目次

目次

簡序

迂仙別紀	一
陰勢及其他	五
國外民歌譯自序	九
裸探人的創世記	二一
關於譯詩的一點意見	二七
半農談影序	三三
光社年鑑首集序	三五
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	四〇
關於外國話及外國字	一三〇
光社年鑑二集序	一三八

壁間某校教授聘書簡	一四二
北大河	一四三
北舊	一五二
梅蘭芳歌曲譜序	一八六
宋元以來俗字譜序	一九四
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	一九九
與女院學生談話	二一一
北平大學校長辦公處不幸事件且證錄	二一四
中國文法講話序	二二六
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場布告	二二八
跳舞與密斯	二二八
黃問法使館參贊韓德威先生	二三一
介紹黃種巡察團	二三四

五年以來……………	二三八
反日救國的一條正路……………	二四三
好聰明的北平商人……………	二五八
朝鮮民間故事校後辭……………	二六二
十二等律的發明者朱戴培篇序跋……………	二六八
釋喫……………	二七一
致北平市長周大文……………	二七四
釋來去……………	二七六
與張溥泉……………	二八九
中國俗曲總目稿序……………	二九三
書亡弟天華遺影後……………	二九九
『女性』代『女人』根本不通……………	三〇五
結束『女性』問題……………	三二二

因茶花女之公演而說幾句·····	三三一
甘苦之言·····	三三六
再寫幾句·····	三三九
詞律研究序·····	三四二
北平俗曲略序·····	三四九
初期白話詩稿序目·····	三五—
繙清說跋·····	三五八
爲汪局長脫靴·····	三六二
應用文及其作法·····	三六七
劉天華先生紀念冊序·····	三七〇
英語的起源·····	三七二
奉答楊君遇夫·····	三九五
三十五年過去了·····	四三一

迂仙別紀

前些年豈明向我說，很想翻印一部笑話書。我想：這又是他挨罵的機會到了。其實，很風趣的笑話，我也非常喜愛，因為不是天分絕高的人，決然做不出好笑話；要說到笑話在文學上的價值是怎樣，當然是另一問題。我現在就從一夕話中抄出一篇『迂仙別紀八則』（用乾隆三十五年刻的『增訂』本，原編者是明 嘲夫，增訂者是嗤嗤子），也算同豈老賽跑一場，看誰做了挨罵的先驅者！

正欲爾爾

迂公出，遭酒人於道，見毆，但又手聽之，終不發言。或問何意，曰：『嗤嗤我，彼自抵命，吾正欲其爾爾。』

老子命寔

迂公與衛隱君弈。衛著白子。公大敗，積死子如山：秤中一望浩白。公

痛懊曰：『老子命蹇，拈着黑棋。』

何無賊

鄉居有偷兒夜瞰公室。公適歸，遇之。偷兒大恐，棄其所衣羊裘而遁，公拾得之，大喜。自是羊裘在念：入城，雖丙夜，必歸至家；門庭晏然，必登額曰：『何無賊？』

狗病目

公病目，將就醫，適犬臥階陰，公跨之，誤蹶其項，狗遽嚙公，裳裂。公舉示醫，醫戲之曰：『此當是狗病目耳！不爾，何至敗君裳。』公退思味主小事，暮夜無以司敬，乃調藥先飲狗，而以餘瀝自服。

五百金

里有富家行聘，公夫婦並觀之，相謂曰：『吾與爾試度其幣金幾何。』婦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百。』婦謂必無，公謂必有；爭持至久，遂相鬻戲。婦曰：『吾不耐爾，竟作三百金何如？』公猶詬誶不

已。鄰人共來勸解。公曰：『倘有二百金未明白，可是細事？』

頗亦有年

公嘗醉，走經魯參政宅，便當門嘔噓。其關人呵之曰：『何物酒狂！向人門戶泄瀉！』公覲視曰：『是汝門戶不合向我口耳。』其人不覺失笑曰：『吾家門戶舊矣，豈今日造而對汝口？』公指其嘴曰：『老子此口，頗亦有年。』

浪得名

家有一坐檯絕低矮，公每坐，必取甕片支其四足；後不勝煩，忽思得策：呼侍者移置樓上坐。及坐，低如故；乃曰：『人言樓高，虛得名耳，』遂命毀樓。

自折了

久雨屋漏，一夜數徙床，卒無乾處，妻兒交詬。公急呼匠者尋治，勞費良苦。工畢，天忽開霽，竟月晴朗。公且夕仰屋嘆曰：『命劣之人，縱錢

屋，使無雨，豈不白折了也！』

這一篇文章，不但風趣好，文筆也極乾淨。我想遲早必會有比我更妄的妄人，把它選作中學國文教材的。

（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

陰勢及其他

清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山東奸民王倫作亂，有山陰俞蛟字清源者，『躬臨壘壘，目擊情形』『就所見聞』，著爲臨清寇略一卷，中有一段云：

賊之攻城也，皆黑布纏頭，衣履墨色，望之若鬼，……兼扶邪術，城上以劈山礮，佛郎機，過山鳥，齊發擊之。鉛子每丸重二兩，其勢催山倒壁，……乃自午至酉，賊徒無一中傷。……賊中有服黃綾馬褂者，……坐對南城僅數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詞，衆砲叢集擬之，鉛丸將及其身一二尺許，卽墮地。當事諸君俱惴惴無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褰衣，以陰對之，而令礮砲，羣見鉛丸已墮地，忽躍而起，中其腹，一時兵民歡聲雷動。……益令老弱妓女裸而憑，兼以雞犬血糞汁縛帶洒之。由是

礮無不發，發無不中。

又一段云：

三娘率諸女巷戰，……官軍圍三匝，矢礮擬之爲的。三娘搗袖作舞狀，終莫能傷，……有老弁就賊屍割其勢，置礮上，一發而三娘墮地，諸軍呼聲雷動。

這種的妙法，在目下天下多事之秋，是很值得表彰的，可惜在珠巖山人高樹所著的金鑾瑣記中，又寫着這樣的三條：

瞎叟豫師，言樊教主以婦女猩紅染額，礮不能中，徐相信之。豫師，字席之。

徐蔭軒相國傳見翰林。黃石蓀往，遇山東張翰林曰：東交民巷及西什庫，洋人使婦女赤體圍繞，以禦槍礮。

徐相素講程朱理學，在經筵教大阿哥；退朝招各翰林，演說陰門陣，蓋聞豫瞎子言樊教主割教婦陰，列陰門陣，以禦槍礮云。